**圆桌派第二季第24集 玩去：这个时候放飞自我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许子东、梁文道、马家辉**

窦文涛：这一炷香，文道是我如释重负的一炷香，今天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坦白讲，是哥们我最心旷神怡，最神清气爽的一集。

梁文道：为什么？

窦文涛：因为咱们《圆桌派》第二季今天就是收官，咱们就可以玩儿去，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此刻的心情，用他们那个装什么的词，放飞，放飞我们心，真的是突然就觉得要赶快跑，要逃往这个异国他乡，不是，我说是旅游，一下我发现这时候马上就开始想，要去哪儿玩。

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叫玩儿去，也可以代表不满意我们的观众，对我们的态度：你们玩儿去。

梁文道：哪边凉快哪边玩儿去。

窦文涛：哪边凉快哪边玩儿去，但是也代表了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是要玩去了，许老师，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这个话题，正逢也是假期嘛，对吧，就是说跟什么玩有关。

所以这四位，咱们今天也有个特殊的一个仪式，也不叫仪式了，就是说每个人，我发现你们都是爱旅游的人，所以这个每个人可不可以带来一件旅途当中的纪念品，给大家秀一秀，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

咱看看，谁先来，许爷，公推许爷，许老板这是要脱呀。

窦文涛：哇，全身。

梁文道：这《权力的游戏》，你是去哪儿旅游，搞了这么一个War is coming？

许子东：克罗地亚。

梁文道：对，因为很多外景都在这拍的，现在它成了剧迷的朝圣胜地。

许子东：这个他主要的外景，King’s Landing。

梁文道：就在克罗地亚。

窦文涛：不过我发现一向玉树临风的许老师，你也犯了罪，巨额脂肪来源不明罪，小肚。

许子东：藏在King’s Landing里面，问题不大的，King’s Landing。

窦文涛：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件跟我们秀？

许子东：因为我很开心在访问那个城市，那个城市是真的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梁文道：哪一座？

许子东：叫杜布罗夫尼克。

梁文道：Dubrovnik.

窦文涛：瞧这发音。

梁文道：我知道，King’s Landing是在那儿拍的。

许子东：King’s Landing，它大部分，它当然再画了一点，但大部分都是在，那个就是被那个女王后来炸掉了，大部分的场景就在那里，我去过那里以后，再看新一季的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好出戏啊，也值得去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冰岛，就是这个《权力的游戏》拍摄地，我去过，那个鬼怪一样的那个石头，你知道我当时觉得最，把我差点出了事。

梁文道：怎么了？

窦文涛：我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峰上，你没见过冰岛的风，我还是今年冬天去的，我的天，我拿着个相机，你知道它是周围有一圈栏杆，这个风把我转成了个陀螺，我以前没碰见过刮台风或者是有多大，当时吓得我吱溜吱溜从东边的栏杆，撞到西边的栏杆。要是没有栏杆，哥们儿就栽下去了。

梁文道：一定下去了。

窦文涛：我的天，这真是权力游戏，我就今年冬天我记得那个。

梁文道：Winter is Coming.

马家辉：所以子东就是上海人，精明，要带一个纪念品，你就干脆穿在身上，不用那么重，不像我们都扛着一堆东西来。

窦文涛：文道，现在到你了，献什么宝？

梁文道：我很对不起，我真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买纪念品。

梁文道：我是我一开始、很早之前旅行的时候，有个习惯是到哪儿都要逛书店，每到一个地方的书店，都必买一本书，但是这是快二十年前的习惯了，我近二十年来是一件纪念品都不带回来。

我要买的东西都是我家，比如说缺了个枕头套，这个枕头套很好都很实用目的，我从来不买纪念品，而且我连相机都没有。

窦文涛：行，可以了。

许子东：没纪念品没关系，带一个故事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可以了，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脑袋就可以带来了。

梁文道：对对对，脑袋带来了。

窦文涛：就是，你这个脑袋储存着嘛，所有的这个记忆。

窦文涛：家辉呢？

马家辉：我本来带了两件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本来带了一个从莫斯科买来的列宁。

梁文道：列宁。

窦文涛：是莫斯科还是墨西哥？

马家辉：莫斯科。

窦文涛：我说墨西哥带列宁。

梁文道：墨西哥应该带来托洛茨基才对，死在那儿的。

马家辉：那时候带哪里，去哪里都要拍照，我还记得一个。

窦文涛：列宁，咱们看看列宁。

许子东：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。

马家辉：就是去哪里都有俄国佬，没有俄国妹，就过来叽里呱啦跟我讲一堆，不晓得讲什么，然后蛮好玩的。我觉得我去哪里都拿着拍照，装萌，然后我觉得很好。

梁文道：你还带着它到处拍照，你以为你是国际主义战士。

窦文涛：这个也是你带的吗？

马家辉：那就跟他们交朋友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你带的。

马家辉；这个倒是几十年前，我当记者的时候，在金三角缅甸那边，泰国。

许子东：湄公河黑帮成员的。

马家辉：这是用我的命换回来的，我还记得在一个地方，因为在，我想一下，应该是仰光，一个女的就把我找去她的小房子，我以为干嘛，她就过来问我去不去这样，我听起来以为去不去，她讲缅甸话，那我就去。

去到了她就掏出来这个，忘记多少美金，八十元吧，这个说卖给我，我不确定是真品假品。然后在交易的途中，就突然有人冲门进来，原来是她男朋友，很凶的，冲进来。

梁文道：抓奸。

马家辉：好像他以为我们在干吗。，你知道我嘛也作贼心虚，明明很正经，习惯了以为抓奸，你知道吗，吓了一跳，我还记得当时脸都绿了，几乎跪下来，后来就解释清楚。可是当时他的眼神，忘记他有没有带刀，反正我记得我是捡回一条命。

许子东：给所有旅游爱好者上了一课。

窦文涛：过去不是那个王朔说过一句话嘛，说这个崩溃就是因为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，所以家辉他那次被吓着，是因为想起来以前无数次的。

马家辉：假如是这样，我还。

窦文涛：不过说实在话，家辉，这个雕塑我是见得多了，这么丑的还是第一次见，见过难看的。

梁文道：这么奇特，这我也觉得很奇特，这是尖嘴猴腮的。

许子东：这个脸有点像西方人。

梁文道：不过它这个头像，上面看你以为是天女，这个头像像天女阿萨拉，但样子一定不是天女。我怀疑它原来可能是那个飞鸟，是那个飞鸟的头。

窦文涛：我怀疑它原来是个给人做煤的那种老巫婆。

梁文道：应该不是。

马家辉：那请问梁老板大概多少钱？300 ，300万。

梁文道：二三十吧，二三十我就收吧。

马家辉：二三十万。

许子东：港币。

窦文涛：二三十万日元了，二三十万日元了。

马家辉：也不错了，它让我知道警戒，以后不要跟一个女的单独商榷。

梁文道：莫名其妙的进房，你这个是什么？

窦文涛：来看看我的，你看我都没打开过呢，，买来还没打开，这是我在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的故居买的，你知道这个，你看那个时候的鹅毛笔多好，配个墨水，这么多笔尖，这看这有味道吧，有味道吗？然后我拿回家之后……

许子东：从来没写过。

窦文涛：当然没写过，这是第一次打开，为什么第一次打开呢，是因为我研究这盒子研究了半天，最后研究出一个结论——中国制造。

梁文道：所以为什么现在不要买纪念品。

窦文涛：不远万里。

马家辉：送给我写我的小说。

窦文涛：可以，可以。

梁文道：没有办法的。

许子东：我给你们再看一个纪念品，跟他一样是笔，这是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买的。

梁文道：枪弹啊。

许子东：是弹壳。

窦文涛：真是，是子弹壳做的，当地的非常流行的一个纪念品，但其实买了以后心里蛮难过的。

梁文道：因为这是内战时期留下来的。

许子东：因为这都是，说难听一点都是跟死人，这个他们是用死亡的、战争的东西在做旅游，在做纪念。

当然这个是弹壳了，打中人的应该是弹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们也曾经运载过杀人武器，而当地现在就用这样的东西在做旅游业。

梁文道：就有点像在台湾，那个金门他们出菜刀，就是以前两岸炮战的时候，就大陆这边打到金门的所有的炮弹壳，他们都留下来做菜刀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，大家还说金门的菜刀特别好，为什么都是炮弹壳做的，而且据说是香港飞机场进来是犯法的，不能带的。

梁文道：真的。

许子东：这个是弹壳。

梁文道：军火。

许子东：属于军火一类，他那个说你们藏藏好，才可以带进来，你看我现在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带过来，以体现和平之珍贵，战争之可怕。

梁文道：但是你穿的衣服就是war is coming.

窦文涛：对《权力的游戏》。

许子东：都是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国，那个地方民风真强悍，体育运动也好。

梁文道：是的。

马家辉：我好久以前去越南，那时候刚开放旅游。

梁文道：也很多这类的东西。

马家辉：就卖那些弹壳，我也觉得当时我考虑买，后来也是这种感觉，死亡、战争，那时候越战的时候剩下的弹壳。

梁文道：但是越南是真的需要，那个年代，就是说因为它观光业刚刚开放，经济又起不来，它没什么产业，大部分人去参观，很多都是很多美国人会去看，它就给你卖弹壳，就你美国人当年打到我们这儿的蛋壳，我现在当纪念品卖回给你，我觉得它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。

但是它真的是要靠这个挣钱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比如说我有一个纪念品，我大部分纪念品都是人家去旅游买回来送给我的所谓手信，比如说我有这么一个手信是什么呢？是柏林围墙的石头，就是当年柏林围墙刚拆，那时候有两种这种石头，一种就真的是有人去现场，那时候还剩下很大面积，去的人就每人都敲一点带回来。

我收过一块这样的，原始的未经包装的，后来我再收到一块是怎么样呢？是开始有礼盒装了，然后里面包得很漂亮，然后讲什么历史，什么一个小册子，然后就把柏林围墙那个石头，一个小砖块这么大，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带了回来。

窦文涛：你可别说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，你知道全世界有些地方的石头是不能拿回来的。

许子东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不能拿走的，我，当然咱不是说这个那都是迷信，但是有时候就会有这个巧合，真把我给吓着了。

这里边有我很不幸的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去夏威夷，夏威夷那个地方，尤其是黑沙滩，就是它那个火山岩，夏威夷著名的黑沙滩，那个海滩上是黑色的那个火山岩。

然后我觉得好玩，我带回一块来，我带回到香港的第二天，有一位跟我很有关系的，一个我也很关心她的，这么一个故人猝死了猝逝，那本来我想不到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。

许子东：是没有联系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有一个行为莫名其妙，以前也不知道这回事，然后呢就在它发生那个时候，我就那天在网上啪往下一点，啪出来一个，就是说在网上有那个全世界十大旅游地点的石头，不能往回带的，第一名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第一名就是夏威夷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石头。

然后我一看原来这是个旅游业的常识，旅游界的常识就是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十几世纪我忘了，15世纪、16世纪就是那个西方的殖民者，到这个夏威夷的时候，它那里当地有印第安王国，原本是有土著的，然后就是说它最后一个王临死的时候发出了诅咒，就是说任何侵略者从这里拿走一草一木，一沙一石，我都恶毒的诅咒追随他一辈子，让他绝没有好下场。

然后你知道咱不是有那个刘大师，刘丹那个画家，他在夏威夷住了十几年，你知道我这位故人就过世之后，这还不是单一事件，其后那几天倒了血霉了，它就是喝凉水都塞牙。

马家辉：死了几个。

窦文涛：最后我们就是说，当然我们还是。

梁文道：这什么人。

马家辉：因为他好像是说，连之后几天都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们还是就说，就怎么说呢， 就是说还是科学为主导吧，但是毕竟瘆得慌，就觉得特别逆，特别这个就不顺。

梁文道：那怎么办呢？你安葬那颗石头。

窦文涛：宁可信其有，那只能是我一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于是我专门给那个酒店，因为是在那酒店的沙滩上，写了一封信，还找人翻译成了英文，就是很抱歉，我不知道，我想想什么的。

梁文道：我的朋友圈已经有人死了。

马家辉：请你赔钱。

许子东：Blsck Stone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石头就拿走就不好，但是确实是不好了，所以我现在郑重的寄回给你们，我做了这个事，你可能觉得我很二，很荒唐，后来这刘丹，他在夏威夷住了十几年，他说，夏威夷每年寄回去的石头都堆成了山，你的夏威夷一看，都有那个甚至夏威夷有那个牌子，就是说不要拿走这里的那个石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真事。

马家辉：都是你，你要赔钱给你死去的朋友们。

梁文道：但我知道有很多国家有些地方。

窦文涛：还有那个西藏，比如说马尼堆的石头也不能拿。

许子东：我拿过金字塔的石头，埃及的金字塔，拿了一块石头，然后路上太重了，结果就不知道怎么样就丢了。

梁文道：你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中国游客，在石头上刻名字，许子东到此一游，还拿了块石头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他的这个绅士表现在，他在石头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呢，没把石头留在那儿，自己带回来了。

许子东：不是，我拿了一块石头，我当时真的是，我爬到那个金字塔上，拿了一块石头。后来在尼罗河上的船上，怎么一折腾最后就掉了，掉了人家就安慰我说，说石头呢，你不要以为金字塔的石头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你在上海家门口弄堂里捡了一块石头，也有几千年的历史。

窦文涛：当然，几亿年的历史。

许子东：对不对，你想哪一块石头不是几千年的历史，所以我这么一想就释然了。

窦文涛：我那份名录里也有，金字塔的石头没说不让拿，但是金字塔那个地方有一种那个黑色的猫的那种雕像，据说那个东西有诅咒，说那个东西不能拿。

许子东：但是我知道金字塔的表面的那些。

窦文涛：拿了那都是倒卖文物，是吗？

许子东：那个表面的那些花岗岩什么东西，都被中东的人拆下来去盖13世纪、12世纪的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许子东：他们这个伊斯兰的庙，全部就把，就是他们等于把几千年的石头拿来重新建造。

梁文道：那其实很多国家有一些名胜的地方，是规定石头不准的拿，要不然就犯法，倒不是因为迷信，不是说你拿回去了会，他纯粹是保护文物。

比如说有一些地方，有些沙滩，有些岛上面一些石头，有些石头特别圆，像日本屋久岛附近有一个小岛，那最近不是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那个地方上面就有一个神宫，一个神舍，那个岛平常岛上的居民就有神舍的神官，跟那些神职人员每年只开放给200个男性游客。

许子东：女的不能上。

梁文道：女的不能上，而那男的要上的时候都得在海里面泡着，脱光衣服这么上的，但因为他现在列入了联合国文化遗产之后，它就这200个以后都不许了，就没人能上了。那个地方的石头，就是拿了要犯法，就严格检查，比如说你从那儿去了回来登岸的时候一定要检查的。

许子东：最根本上我非常反感旅游这两个字，我认为所有这些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工业的副产品。我非常反感旅游这两个字，我觉得人应该旅行，尽量减少旅游。

就是我的定义，旅游是什么呢？参加一个团，啥也不用操心，跟着他跑到一个名胜铁塔前面，五分钟上厕所，五分钟拍照，然后赶快走，匆匆忙忙的，我觉得这种就是旅游。

世界上好多好的地方，旅行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

窦文涛：你改变了人生了吗？

许子东：当然。

窦文涛：怎么改变？因为什么改变？

许子东：我现在之所以像现在这样想，像这样生活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是因为我去了世界上的有些地方，看到了有些东西，改变了我的想法，和整个人生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。

许子东：比如说我第一次到欧洲，从飞机上往下看，我第一次我都真的，就是exactly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说，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——就是一大片的绿地，偶然的村庄、一个教堂。

然后你下去你从，我记得我的朋友从法兰克福开车，半天到汉堡，差不多整个大半个德国，我当时说了一句很蠢的话，“怎么一路像花园呢。”他们就觉得你是第一次来。

当然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国家曾经法西斯，曾经战后恢复，但是你现在去看，真的很难想象，你没到你很难想象一个地方，可以高速公路开五六个小时，周围不是农田，都是草地，偶然有村庄。这当然改变人生。

马家辉：整个世界不一样，我最大的改变。

许子东：这跟看书有啥区别，对不对？

马家辉：我最大的改变，就是第一次出门旅行，一九八零年，上飞机的时候我是个男孩，Boy。

窦文涛：下飞机的时候。

马家辉：我是一个男人，是去菲律宾，所以我的人生改变比你大，一趟我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

许子东：以为我改变人生。

梁文道：他这个改变太厉害了，小意思。

马家辉：你是改变精神，我是改变了身体了。

窦文涛：他改变性别了，不是，没有，他是改变了这个。

马家辉：改变了身体，你改变了精神，不一样的。

许子东：真的，就到菲律宾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。

马家辉：不短，七天，反正是生命一个意外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我改变的是什么，比你们都玄，我改变的是时间。我也是最近有的一个体会，在自己平常生活居住地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呢，去旅行的时候，时间变得特别慢，。

你比如说我们规划去哪儿旅行，有的时候我会想，时间太短了只有三天时间，或者只有一周的时间。

但是我发现真到了那儿，很奇怪的感觉，尤其是你想这三天，这一周就跟一个人过了一生一样，就是因为你看你。

许子东：至少是过了一季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是我觉得好慢，就是这个很有意思。后来我自己尝试解释，我觉得有点儿平行宇宙，就是你看人的时间感是内容决定的。

平常朝九晚五上班，做的是重复性的工作，这一周过六天跟过一天没什么两样，唰一下就过去了。

许子东：心理时间上就是一样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看从一下机或者一下车完全是新的，然后找地方住，适应环境、去吃、去哪儿玩，新的经历。

说不定还有艳遇，最后拜拜告别，带着怀念回去，你看整个就内容多了你知道吗，你一天去的好几个景点，内容，新鲜的内容多了。

许子东：你在这一天的时候，其实讲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怎么天快黑了，博物馆还没来得及看什么什么，但是就像你说的，你一稍过几天的时候，你就会想我们来了多久了，好像很久了，好像一个夏天的内容都过了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时间变慢了。

马家辉：而且你脱离了原先的参考。

许子东：所以寿命变长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说。

许子东：旅行把人的生命变长了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我的结论就是旅行实际延长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毕竟你的时间是你的主观感觉，对不对。

梁文道：我们旅行的时候，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从日常生活之中抽离出来。我们很多人说，旅行的时候，去体会人家的生活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永远不可能体会人家的生活，为什么？

因为你到底没有在当地找工作，你没有在当地缴过租金、缴过税，你是一个外地人，忽然坠入到那个地方。跟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只是来消费和被消费。

你作为一个外地人来，跟这个本地生活没有关系，所以你当然体会不到人家生活，你说好听一点，那就像是个人类学家，来观察另一个社会。

说难听一点，就是个游客，是个局外人，所以在那种情况下，谁对你都不会有要求的，你没有上司要求，没有工作要求，你别的人，甚至这个社会要尽的各种义务，都不要求你。

窦文涛：就是游戏规则跟你熟悉的那个，完全新的游戏规则了，对吧，所以这就让你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许子东：唯一一个比较扫兴的，现在就是有微信，就算跑东跑西，你只要一上网、一打开，你不打开又难过，一打开就回到了你原来的生活节奏。

窦文涛：还真没有，许老师，可能你是这样，我在旅行地我也会看，但是我真觉得距离感。

许子东：超脱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距离感之远，我再看祖国发生的事，跟我身在祖国的时候，感觉太不一样了，我觉得像是看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，就是太遥远了，好像非洲发生的事一样。

马家辉：那我感觉刚相反，反而在香港我看看冷笑两声就算了，看香港新闻，到了外面看，有时候蛮温暖的，因为有时候去了外面看新鲜的东西，体会新鲜的经验，可是几天之后就真的有点想家了，没有那个温度、温暖感。

那网瞄一下香港的新闻，觉得那个认同感，那个紧张，在意的部分，有我在意的人在意的事情，我跟你相反，所以我比较好。

许子东：而且这种相反我觉得还不单是个别的人，我觉得香港的人跟内地背景的人，在这点上会有明显的差别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许子东：因为香港的人从来就容易旅行，他们的证件、生活环境，去英国，去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
所以香港人到海外，没有人说海外怎么好的，你看香港人写的小说，到了外面叫坐洋监，就是好像很冤枉一样，跑到任何国家都说，我没得饮茶了，看不到《明周》等等等等。

台湾也好，内地也好，很多人离开，到了海外的时候，至少一段时间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窦文涛：你要知道。

许子东：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窦文涛：仅仅在30年前，改革开放之初，我父亲他们作为工程师就出差，出一次。

梁文道：上哪儿？

窦文涛：上澳大利亚，出一次差，你能想象到吗？要提前半年培训的，我父亲他们这些要半年之后要出差，是要提前半年培训，学点英语，国外的礼仪，坐飞机的，飞机都没坐过，就坐飞机的注意事项什么的，这要培训半年。

许子东：反复审批可以换50美金，你只能带50美金出去。

马家辉：那是什么年代？

梁文道：八十年代，就八十年代头都还是这样。

马家辉：我是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回到内地，从香港，我在台湾读书，然后暑假然后就会香港参加学生团去内地，然后去北京，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先去广州，然后那时候还坐了，反正过夜的火车才到了北京，也是大开眼界。其中一个我最记得睡觉，到站的时候，就是整个人在睡梦之中。

梁文道：对，大概是五点多到，五点多六点到的。

马家辉：听广播把我们叫起来，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，同胞们，广州站，不不不，北京站到了，北京站到了，把我们吓得整个人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有这种，我以为战争要爆发了，同胞们。

梁文道；救国的，报国的时候到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，这就是说这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民风，我发现这导游也挺逗的，我有一次去墨西哥，就是那种玛雅文化的，你知道他那个导游，要不然墨西哥人他也是激情洋溢，还有半小时没到，他就开始口技，就制造音响效果，你知道吗。

我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语言，我估计他说的是神秘的金字塔即将来到，问题是他在车上，我说这无不无聊，这大家都睡呢。

许子东：你要听西班牙语，墨西哥的解球，读球，他们要进一个球是三分钟。

梁文道：三分钟，高潮能够持续三分钟。

许子东：一个球可以讲三分钟， 就是连续这个喊声就三分钟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我跟你说出去，你知道出去旅游除了不能捡石头之外，有一些注意事项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对当地人不要随便模仿，有的时候。

许子东：senora.

窦文涛：它是那个狂欢节你正赶上，它那个狂欢节每个人，陌生的男女只要在那天在街上，你都可以抱住他亲吻，所以满大街都是陌生的。

他们就这样，一开始老欺负我们女的，也不叫欺负了，我们的女同事就那么弄，到后来我一看，咱中华民族不能吃亏，就要抱他们那大胖子亲一亲，就是那个挺逗。

然后它当地的，你看，要不说风土人情真不一样，当地还有选美，我们在那儿做一个节目，我跟选美皇后一起主持，他们那以胖为美，这个选美皇后也是一坨出来的，但是长得非常美。

但是语言不通，怎么办？当时我们北京广播学院的院长，想出招来。他说你们俩语言不通，一个人说完了，另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说完了呢，鉴于狂欢节的习俗，这样，你说完了你就亲她一下，她说完了她就亲你一下，这样你们俩就有节奏了吗。

于是我跟那个选美皇后，在台上亲了得有一百多回，吧一下，我说完了，她就亲一下，问题是。

许子东：窦文涛从此一句话分三段说，就是那时候养成的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墨西哥的男人很嫉妒，就像意大利的男人一样。她的男朋友在底下看，你知道吗？她的男朋友在底下看，我们俩就这样就是接吻为暗号，她男朋友一开始还底下喝彩叫好。

后来我发现，亲了几十次之后，他脸色变了，你知道吗，过了一会儿扭头就走。我就感觉是不是拿东西去了，你知道吗。

许子东：文涛，够清醒的，亲了一百下还能注意到下面有人。

窦文涛：当然呢。

梁文道：尤其要注意。

窦文涛：尤其我一边亲一边盯着他，我怕他冲上来，谁知道异族人士他什么反应。我就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呢，我就有一回在意大利，我跟一个朋友打的。

这个意大利司机，就是你比如说我就有点不服，我给你钱，你找回我零钱，我不要是一回事，但是装糊涂很大面额的不找零钱，欺负我们不懂语言。

在那儿讲讲讲，后来就差点打起来，我也禁不自的，他很有特色，我也是学意大利人就是。

梁文道：还要加点手语。

窦文涛：结果这司机就开车门下来要跟我打，所以我就记住这个教训，然后我就关着门不让他进来。

许子东：所以我为什么说旅行好，旅游尽量避免呢？因为旅行可以相对比较多地接近当地的生活，旅游你真的是在一个玻璃球里，一切都是被安排的。

你连自己找饭店的机会都没有，有时候很惨，跟旅游团跑东跑西吃中国饭店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有回扣的中国饭店，你跑了一个国家，从头到底在吃中国菜，何苦呢，对不对？

梁文道：不过问题是，现在就算自助旅行，也未必就不是旅游了。比如说找饭店，你上网查资料，比如说去TripAdvisor，那是全球游客共同推荐排行榜。

然后你去了那些地方，发现所有的餐厅里面全是世界各国的人，都在讲英语，因为全世界游客都是看同样的资讯来的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想这样不行，我要找真正的当地人会去的地方，我不要去游客去的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想法很狂妄。尤其是旅游城市，比如威尼斯，整个城市，就像迪士尼乐园，为游客奉献。

即便是这样的地方，它仍然还保有一两个地方，是当地人去的。你一进去就觉得不对劲，所有人都盯着你，而且不友善，为什么？

他会有那种感觉，我们本地人在外头伺候你们，整个城市让给你们。就连我们最后这个喘口气，给我们本地人的地方，你都还来搞。有点这个意思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，如果我要混进当地人的地方，会冒犯。

许子东；也不要太敏感了，有时候你旅游嘛，那你难得去一个地方，去日本最简单那个地方，就是你去饭店，你看里边没有照片，这个菜就是日语的菜单，就是或者是直接讲的那个菜单，然后你就问人家，这个是什么你就叫，他们即便不欢迎，但他也不会拒绝你，生意还是照做，你凡事有照片的，很舒服的那些饭店，你都是吃不到当地的特色。

还有一条，我觉得要去欧洲，我这个不管政治不正确，我还是就讲，这个你不管世界怎么发展，旅行你要去欧洲，你先去别的地方拉低你的水准，但是欧洲又不能随便乱去，阿城说过一段话我觉得蛮好的，我引用他，他说不要先去意大利，先去德国之类的国家，看工业文明、发展、花园、公路。

然后第二次再去巴黎，英国，200年前的房子，看了很开心了。第三次再去意大利，他说要是倒过来的话，你先去了意大利再去巴黎就没意思了，再去德国就更没意思了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不是政治不正确，是经济不正确，你要想到广大的劳动人民，他们我就觉得。

梁文道：可能就只去一回。

窦文涛：很多人真的出趟国到现在他的收入。

许子东：他八国、九国游。

窦文涛：他出趟国都是很难得的。

马家辉；那就没办法了，又要考虑自己经济能力。

窦文涛：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黄金周假期，这个游客挺可怜，他这个你看没有这个财力能够出国怎么玩的，你到国内的景点你有没有去过十一国庆节，就是国庆节的西湖。

那真是人的海洋，那哪儿是湖，那就是人海，那不叫西湖，那叫人海，真的叫摩肩擦踵。

许子东：我看过照片，那个断桥就像一个隧道一样，就是挤满了人，游行全部都游行。

窦文涛：真是摩肩擦踵，把我挤在中间，你知道吧？

马家辉：你十一去哪里都是嘛，华山全部是，比旺角，香港旺角人很多，那我觉得是假如德国这样一路下来了，我经常跟朋友推荐，这辈子真的要去一下非洲，看那个动物，以前我。

梁文道：迁徙，你去的是哪一个地方， 肯尼亚还是尼斯。

马家辉：肯尼亚那边，那个当然是大规模的迁徙了。

就算不是，我去好多地方，从来没有做梦，只有非洲草原我是经常做梦，就是早上五点钟、四点多把你叫起床，在那个五星级的帐篷，那个拿个早餐、咖啡给你，喝完坐那个吉普车开出去，天全黑的你一路往前走，他调好了时间了，看到太阳就在你前面慢慢升起来。

然后那就算了，一升起来亮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原来旁边，全黑你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原来不是，所有的动物，长颈鹿、大象（都在）。

许子东：《Lion King》.

马家辉：对，因为感觉我们讲了几百年天人合一，那时候你发现你是人，可是原来是跟动物全部同在那个时刻。

许子东：但是它是策划好的，是不是，它整个也是人工安排的，是吧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那是草原了。

许子东：我去南非就是策划好的，我也我很。

梁文道：南非是比较，南非有几个地方。

许子东：就是它那种营你跑去看的动物，他们都养得就这样。

窦文涛：他说的那种感觉我在肯尼亚得到过，到肯尼亚国家森林公园去看动物。人在车里，动物在外头。

我首先见那儿，那个马赛族人，你就知道为什么马拉松肯尼亚肯定是金牌了，你知道它是平地，平地所以呢，能看到都瘦高，他们经常做一种运动，我看就是原地这么跳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窦文涛：他们跳跳跳，所以一个个都那么瘦高瘦高的，所以而且就是爱跟你合影，一合影5美元，一合影5美元就是这样。

马家辉：那些是演员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不说那个，我不说人，我就说这个动物，我跟家辉真是有同样的这种感觉。就是咱们说旅行有时候会获得一些精神体验，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种天人合一，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了。

因为四周无人的时候，你没想到长颈鹿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它那么巨大，比原来在电视上看的大很多，而且你知道过去，为什么过去中国人说这个长颈鹿是一种神兽，你离近了看你就知道了，它跑的时候上身不动，真的很绅士。

IMG_286然后我在那儿看羚羊，我一下我就发现，男人和女人之前，很多的这个根源就在这儿了，就是你看一个公的在这儿看着，几个母的都是他的，对吧。

然后呢，一百米开外又有一个公的挑事的，这女的蹬蹬蹬往这儿走几步，这公的就扑过去圈，把这个母的圈回来，然后刚把这个母的圈回来，左边那个儿妾还是什么，反正它是几妻吧大概是，左边这个。

许子东：那小三又跑了。

窦文涛：又跟那边那个公的又在…，那个女的又过去，它哗哗哗，你知道它几个小时。

许子东：做男人多辛苦。

窦文涛：你就看他这个公的，它跑就圈，把它这个女的圈回来。然后我当时不但一下子我突然感觉就哭了。

许子东：文涛一下子知天命了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许子东：一下子知天命了。

梁文道；我这辈子就是这样了。

许子东：男人啊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文涛一定是，找人家母羊过来那个人。

许子东：知天命了。

窦文涛：我还能境界高点吗？不是，我当时不单是一下子，知道了男女的秘密，主要是获得了那种感觉：突然一下，草长莺飞。你知道我获得的这种奇妙的感觉，再也难以遇到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消失了，没有了，好奇怪，我觉得我没有了，好像是我在悬空，看着这个公母，在这儿这么草长莺飞，就是那种天人合一一体。

许子东：他的天命就体会在回来以后，再类似的事情他不关心了。

窦文涛：懂了，我们懂了。

梁文道：我有类似的经验，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场合上。那是88、 89年，我第一次去北京坐火车，那个时候太穷，还是学生，我们就买便宜车票。

许子东：我已经飞法兰克福了，你还是第一次坐火车。

梁文道：没有，那我去过外国了，这是第一次回北京，然后我们就买这个硬座车票，结果就后悔了，我们不是从香港出发，我们从广州出发，我们那时候刚刚在学习摸索，在大陆坐火车的窍门。

因为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同，那个时候你有票不表示你上得了车，他划了位也不表示那个位是你的，通常是你上去的时候硬坐，你想想看，就是位子上全站满了人，那我们根本没位置坐。

然后你一开始还会计较说这位置是我的，后来你也学懂了，别计较。

许子东：对，说好有位子，不一定真的有位子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马家辉；计较会挨揍。

梁文道：那一趟，那倒还不至于，但是整个车都这样，你跟谁计较，就三十多个小时下来，我学懂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，中间其实人挺友善，我跟你讲，就有时候比如说你站久了，有的人坐久了，他还会真的会起来，给你轮你坐一下，但其实最主要理由，是因为他要上洗手间。

许子东：让你临时帮他霸占这个位置

梁文道：对，但是他上洗手间，你要上洗手间不容易，因为洗手间里面也坐满了人的，那一趟我学懂最大就是忘记自己存在，为什么呢？

因为挤到后来，我觉得那是到了武汉可能还好点了，挤到后来就真的是十几个小时，就这么站在这儿。然后有些人，比如说擤鼻子，吐痰，手都抽不出来，就吐到你身上了。就他也我猜也不是故意的，然后就弄到身上，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几个小时这样子，你怎么办呢？

我就学懂了，忘记这个身体是我的。

许子东：在艺术上叫由我之境到无我之境，王国维的学说。

梁文道：但是呢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中国人民的膀胱，我一九八几年的时候，我们坐那种绿皮火车去旅行，家辉你知道我当年的特异功能吗？一泡尿憋三十个小时。

当时文道，我是处于什么状态？我也想你这样修行来着，脚没有沾过地，就是那个挤得是，几个人把我挤起来，甭说去厕所，你动都动不了，我底下还有一人，从那个座椅底下。

梁文道：就座椅底下也塞着人睡，躺着。

窦文涛：对，然后挤着尿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也坐过那个。

窦文涛：这个怎么小便，这个怎么办，最后我就憋得，就像你说的天人合一了。身体也消失了，只有一个膀胱，真的。就是在我的心中，就这个定，就是这个入定了，禅定在膀胱上，我只有一个膀胱，三十多个小时膀胱。

许子东：人家是两看相不厌，只有敬亭山，你现在是四面看不厌，只有膀胱在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，就是入定，就是禅定在这个膀胱上，膀胱没有了感觉，就是只有它的存在，一路膀胱，就是我就想着膀胱，然后以至于火车到了站，我飞奔去厕所，十分钟的时间出不来了，尿不出来。

许子东：冰冻了。

梁文道：憋久了嘛，我也试过，憋久就出不来。

马家辉：所以你别抱怨，这辈子总有出不来的，一次的经验，所以你今天我告诉你，后遗症到你今天有什么，植物神经什么紊乱。

梁文道：就是那会儿膀胱，一路膀胱的后果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真的不能老工作，我需要去度假，我需要去旅行，我需要另一段人生来调剂我自己，对吧。

梁文道：可千万别在忍了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最开心的事，是待会儿又可以去厕所了。因为节目时间到了。那咱们最后这个第二季这个大圆满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。

END